

樊树志 / 著

明代文人的命运

樊树志 / 著

明代文人的命运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文人的命运/樊树志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3.8
ISBN 978-7-101-09487-9

I.明… II.樊… III.文人—人物研究—中国—明代
IV.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49182 号

书 名 明代文人的命运

著 者 樊树志

责任编辑 余佐赞 贾雪飞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 //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13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194 千字

印 数 1-8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487-9

定 价 32.00 元

编者的话

千百年来儒家入世思想的熏陶，让中国传统文人一直都怀有“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生存处境比前朝更加堪忧的明代文人，他们怀揣经天纬地的理想，在接近“魏阙”后，才发现抱负难伸、壮志难酬，有的想全身避祸但终不能幸免于难，有的远遁江湖从此只能放浪形骸，等等。

本书对明代文人坎坷人生的记述，是根据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樊树志先生历年读书治史过程中积累的读书笔记整理而成，共分为六辑，分别是：君臣遇合、自古为难，批鳞逆谏、直言贾祸，玩世自放、受弃于世，名教叛逆、为道而死，朋党之争、异类遭剪和晚明文社、文人干政。明代文人的命运，有欢快愉悦的一面，但呈现更多的则是压抑苦闷的一面。樊先生说“书中所涉及的都是一些名人，大多命运坎坷，结局悲凉，我自己读来也颇为感慨”。

樊树志先生治史阅世五十余年，先后撰有《晚明史》、《国史十六讲》和《张居正与万历皇帝》等一批深受读者欢迎的著作。之所以写这本《明代文人的命运》，樊先生说：“放宽视野，思考消逝了的人和事，对于理解过去与现在或许不无裨益。”相信读者在为明代文人的多舛命运歆歔不已的同时，也会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诣。

目 录

编者的话

君臣遇合 自古为难

刘基的悲剧	3
宋濂：“布衣天子”的“草莱侍从”	13
李善长：惨遭灭门的丞相	21

批鳞逆谏 直言贾祸

“读书种子”方孝孺	29
“叩马首迎附”的解缙	37
“卑视一世”的李梦阳	47
“性度高迈”的康海	55

玩世自放 受弃于世

“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唐伯虎	65
“玩世自放”的祝枝山	71
胡宗宪的幕僚徐文长	77

名教叛逆 为道而死

王守仁：“事功学术每败于宵人”	85
“聚徒讲学，扰害地方”：何心隐之死	97
“异端之尤”李贽	103

朋党之争 异类遭剪

“桃花源人”顾宪成	117
“原无生死”：高攀龙自沉	131
党争漩涡中的郑振先、郑鄮父子	139
钱谦益：文人从政的悲剧	149

晚明文社 文人干政

“分主五经文学之选”的应社	189
“绝学有再兴之几”的几社	197
“兴复古学，务为有用”的复社	213

附录

沈万三事迹考辨	249
《致身录》与《从亡随笔》是伪书么？	257

后记

君臣遇合 自古为难



刘基的悲剧

说起刘基的大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对于刘伯温,大家也许都不陌生,民间传说把他与《推背图》(预言兴亡变乱的图书)联系在一起,颇有一点神秘色彩。有这样的故事:刘基在青田山洞石函中拿到四卷藏书,难以通解,遍游深山古刹,访求高人指点。某日遇到一派仙风道骨的老道士,就跪拜恳请指教。两人闭门讨论七昼夜,穷尽“壁中书”的要旨。临别之际,老道士告诫说,凡是天人授受,因才而异,从前张良、诸葛亮得到六成,自己得到八成,如今刘基才得到四成,已经足以澄清浊世了。这当然是传说,姑妄言之姑妄听之。

刘基,字伯温,浙江青田人。明朝人说他:“少颖悟绝群,读书过目辄诵,善经学,工属文,旁通天官阴符家言。”十四岁进入学校读书,学习儒家经书《春秋》,同学们很少见到他拿着经书朗读背诵,而他却可以把全书默写出来。刘基很有学问,一生著作甚丰,著有《郁离子》、《春秋明经》、《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等。不过人们看重他的,是学问之外的韬略。焦竑《玉堂丛语》这样称赞他:“为文有奇气,决疑义,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诸书,过目洞识其要。”

元朝末年,刘基得中进士,出任瑞州高安县丞,秘书监揭傒斯见到他,十分惊讶地说,此人是魏徵之流,而英迈犹有过之,是匡时济世的人才。因为过于清廉正直,他遭到同僚排挤,罢官而去。后出任江浙儒学副提举,遭到弹劾,再度罢官。仕途的坎坷,使刘基心灰意冷,与鲁道元、宇文公谅整日纵酒放歌,游武林,泛西湖。

在当时人心目中,他是一个奇人。首先是长相奇特,远远望去,一副“虬髯客”模样,一脸络腮胡子,身材高大魁梧。其次是风格奇特,慷慨有大节,论天下安危,义形于色。更奇特的是韬略高深莫测,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又有未卜先知的本领。不过他的真正本领并不在此,《明史·刘基

传》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世所传为神奇，多阴阳风角之术，非其至也。”所谓“非其至”，意思说“阴阳风角”并非他的强项，他的强项在于治国平天下的韬略。这一点可以从朱元璋那里得到证实。朱元璋一再称刘伯温是他的子房（张良），当有人说刘伯温有秘密传授的阴阳风角之术时，他断然反驳道：伯温敷陈王道，经常用孔子的话来开导我，岂有阴阳风角之术的影子？

无怪乎当时的四川名人赵天泽品评“江左人物”时，首推刘基，赞誉他为诸葛孔明再世。赵天泽是四川新都人，与同乡杜圭明都以研究《春秋》而齐名。后来他弃官游历江南，所到之处人们倒屣迎接。行省大臣为赵天泽接风，议论到江南人物时，赵天泽首推青田刘伯温，众人始而惊愕，继而窃笑。事后，他写信给刘基：“萧何拔韩信，玄德师孔明，非信任之笃，则泝水之奇，八阵之妙，何由照耀后世？”因此后人赞誉赵公“深奇预识”。

朱元璋打下浙东，仰慕刘基的才学，把他与章溢、叶琛、宋濂一起召到身边，尊称为“浙东四先生”。关于刘基的出山，何乔远《名山藏》提供了一个极易忽略的细节：“（刘）基决计趋建康（南京），众疑未决，基母富氏曰：‘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讎万全哉？’”在刘基的母亲富氏看来，身处衰乱之世，不宜出来辅佐君主，因为难有万全的下场。刘基没有听从母亲的劝告，还是去了建康。富氏的劝告不幸而言中，铸就了他的悲剧。本文所要说的就是悲剧的来龙去脉。

朱元璋召见“四先生”，问道：如今天下纷争，何时能定？章溢说：天道无常，只有德高望重、不嗜杀人者能够统一。刘基则条陈“时务十八策”。这个“时务十八策”的中心，是如何夺取天下的战略方针，非同凡响。《名山藏·臣林记》写道：

明公因天下之乱，崛起草昧间，不用尺土一旅，凭藉他人名号，甚光明行事，甚顺应此王师也。我有两敌国：陈友谅居其西，张士诚居其东。友谅包饶九跨荆襄，几天下半。而士诚仅有浙西地，南不过会稽，北不过淮扬，与明公寇势而侔威，然士诚鼠伏狸候，阴欲背元，阳则附之，此守虏耳，无能为也……今日之计，莫若先伐汉，汉地广大，得汉，天下之形成矣。

朱元璋问郎中陶安：这四人和你相比如何？陶安说：臣谋略不如刘基，学问不如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

确实，刘基的谋略多有过人之处，在南征北战中，运筹帷幄之功最多。当时的形势，陈友谅占据湖广，张士诚占据浙西，究竟先对付哪一个，议论不决。多数将领以为苏州、湖州富庶，应该先取张士诚。朱元璋征求刘基的意见，他力排众议，主张先取陈友谅，说：陈友谅劫持主公、威胁下属，名号不正，而且占据我方上游，应该先打掉他。张士诚是一个守财奴，不会破财兴兵援陈；陈氏灭掉以后，张氏孤立，取他犹如探囊取物；南方一举而定，然后北向中原，帝王之业可定。朱元璋采纳了这个战略决策。史家赞扬道：“陈氏平，遂决计伐（张）士诚，暨北定中原，（刘）基运筹居多。”谋士朱升这样评价他：“学贯天人，才兼文武。”可谓知人之论。

由于他是浙东人，受到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的排挤。明朝初年大封功臣，李善长封为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刘基只封为诚意伯，岁禄三百四十石。李善长官居左丞相（即首相），刘基不过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第三把手，一、二把手是汤和、邓愈），没有多大实权，难以施展手脚。开国不久，他就向皇帝请求致仕，一般人百思不得其解，个中缘由是颇堪思量的。

为了都城的选址，朱元璋带领文武大臣到河南开封等地视察，指定李善长和刘基留守南京。主张依法治国的刘基对李善长说：宋元两朝由于法制过于宽纵而丢失天下，如今应该严肃纲纪，让监察御史无所避忌地弹劾违法的官员，宫内的宿卫和宦官如有过失，应该请示皇太子依法惩处。官员们对他的严厉颇为忌惮。这时，中书省一个中层官员李彬贪赃枉法，刘基准备严办，李善长对于这个亲信一向眷顾，主张从宽发落。刘基不同意，但对于首相的意见，不能置若罔闻。足智多谋的刘基想出了一个点子，写了一份奏疏，派人快马加鞭送往开封，请示皇帝的圣旨。得到皇帝的圣旨，他立即把正在参加祈雨仪式的李彬就地正法。李善长大为恼怒，等到皇帝回京后，抢先告状，说刘基竟然在祭坛前杀人，实属大不敬。怨恨刘基的官员，纷纷乘机弹劾。

朱元璋没有表态。几天后，他向刘基询问天旱的原因，刘基说：阵亡士兵的妻子全部集中居住在营房，达几万人之多，阴气郁结；隶属于官府

的工匠死亡后，暴尸野外，这些都足以“上干和气”。朱元璋采纳了他的意见，采取了措施，十天以后仍不下雨，遂狠狠地训斥了刘基。惹恼了皇帝和首相，刘基意识到，离去的时刻到了。正好这时他的妻子过世，便向皇帝请求“告归”。洪武元年八月，当了几个月御史中丞的刘基告别政坛。

临行前，刘基就两件大事向皇帝提出忠告：一件是，针对皇帝有意把自己的家乡凤阳作为都城，直截了当地表示反对，凤阳虽然是皇帝家乡，但并非建都之地；另一件是，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接受了前一点，对于后一点有所忽视，措置失当，让蒙古军队逃回沙漠，成为北方边疆的大患。于是乎，朱元璋恍然大悟，这位张子房式的人物是不可或缺的，就在当年年底，写了亲笔信，把刘基召回南京。这封手书写道：

前太史令、御史中丞基，世居括苍，怀先圣道……居则匡辅治道，动则仰观天象，发纵指示，无往不克……今秋告归，久而未至，朕心缺然。今天下一家，尔当疾来，同盟勋册。言非儒造，实出朕诚尔。

刘基抵京后，朱元璋给予丰厚的赏赐，追赠其祖父、父亲为“永嘉郡公”。一如既往地信任他，视为心腹，每次召见，屏退左右，长时间密谈。刘基也为知遇之恩而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前在战争时期，每每遇到急难，他勇气奋发，当机立断，人莫能测。现在太平了，他所谈大多是帝王之道，朱元璋洗耳恭听。洪武三年，他被授予弘文馆学士头衔，又晋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上护军”，封诚意伯。朱元璋赞誉他为“吾子房也”，把他比作辅佐刘邦平天下的张良。

皇权与相权历来是一对矛盾，互相抑制，此消彼长。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喜欢大权独揽，对于以左丞相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势力膨胀有所不满，抑制的办法只有一个——撤换李善长，另择丞相人选。这种重大人事变动，是绝对机密，只能和刘基商量（因为他不属于淮西集团）。刘基一听要撤换李善长，立即表示反对。君臣之间有一场推心置腹的对话，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杨廉等《新刊皇明名臣言行录》、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等，都记录了这场对话。

刘基说：李善长是开国元勋，能调和各路将领。

朱元璋说：他多次要害你，你还为他讲好话，如此高风亮节，我要任命你为丞相。

刘基深知在淮西集团当权的情势下，他孤掌难鸣，很难在朝廷站稳脚跟，坚决辞谢。并且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房屋如果要调换顶梁柱，必须寻找大树，假如用一束小树来当顶梁柱，房屋肯定倒塌。

朱元璋又问：杨宪如何？

刘基并不因为和杨宪有私交而放弃原则，如实回答：杨宪有丞相的才干，没有丞相的气度，丞相必须保持水一般平衡的心态，用义理来权衡一切，而不感情用事。这一点，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基说：此人过于偏浅，还不如杨宪，观其人可知。

朱元璋又问：胡惟庸如何？

刘基不屑一顾，用比喻的口气给予否定，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此小犊，将偾辕而破犁。”要让这样的“小犊”担当重任，我担心会坏事。

朱元璋再次重申：我的丞相人选，诚然没有一个超过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敦请刘基出任此职。

刘基已经推辞过一次，见皇上再次提起，立即用坚决而又委婉的语气推辞：“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恶太甚，又耐繁剧，为之且辜大恩。天下何患无才，愿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诸人，臣诚未见其可也。”

这场君臣之间的对话，值得细细玩味。对于朱元璋而言，已经感受到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希望“浙东四先生”之一的刘基取代李善长，起到平衡和制约的作用。对于刘基而言，逐渐领悟共同打天下易，共同坐天下难，再度萌生去意，仿效汉初的张良，功成名就，急流勇退。因此一再婉言拒绝朱元璋的敦请，不想卷进权力争夺，以免招来杀身之祸。

被刘基否定的那三个人，是朱元璋心目中的人才，先后受到重用，也先后被处死。杨宪，洪武三年处死；汪广洋，洪武十二年处死；胡惟庸，洪武十三年处死。难道刘基受到重用，会是例外？

洪武四年正月，左丞相、韩国公李善长致仕。三月，弘文馆学士、诚意

伯刘基致仕。这两个人的离开政坛,对于朝廷而言是很大的损失,这是毋庸置疑的。早先在朱元璋心目中,一个是“萧何”,一个是“张良”,现在大局已定,难道就不需要像“萧何”、“张良”那样一言九鼎、力挽狂澜的大臣了吗?

他们致仕的情况各不相同。按照《明史》说法,李善长“外宽和内多伎刻”,大权在握之后,“意稍骄”,皇帝对他感到厌恶。表面上是李善长以身体有病为由请求辞职,实际上是被罢官的。刘基则不同,他看到李善长离去,取而代之的是汪广洋、胡惟庸,感到“不安于其位”,主动请辞。朱元璋写信去向他征求临别赠言,刘基在回信中强调:“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这是针对朱元璋“用法严峻”而言的,可惜没有被接受,史书对此有这样的感叹:“而卒不能止太祖晚年之诛戮。”不过朱元璋很有礼貌地送了一首诗给他,题目是《赠刘伯温》:

妙策良才建朕都,亡吴灭汉显英谋。

不居凤阁调金鼎,却入云山炼玉炉。

事业堪同商四老,功劳卑贱管夷吾。

先生此去归何处?朝入青山暮泛湖。

刘基真的能够“朝入青山暮泛湖”吗?

晚明文坛盟主钱谦益从刘基归隐后所写的诗歌中,读出了言外之意,窥探出他一生三个阶段的不同心态:第一阶段是元朝末年,他以“命世之才”自负,却“沉沦下僚,筹策龃龉”,所写的诗歌“哀时愤世”,流露出“几欲草野自屏”的心境。第二阶段是被召入朱元璋幕府以后,“艰危共事,遇知己,效驰驱”,所写的诗歌,“魁垒顿挫,使读者愤张兴起,如欲奋臂出其间者”。第三阶段是明朝建立以后,辅佐皇帝,运筹帷幄,“列爵五等,蔚为宗臣”,可谓“得志大行”了,所写诗歌却是“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当年的飞扬意气荡然无存。钱谦益所说的“悲穷叹老,咨嗟幽忧”,反映的正是刘基急流勇退前后的心境,许多不能说的话都由诗歌表露出来了。

此时的刘基虽然“悲穷叹老”,却难掩嫉恶如仇的本性,怕招来祸水,索性隐居山中,与外界隔绝,每天以饮酒下棋为乐。青田知县求见不得,

化装成农夫再次前来，刘基正在洗脚，命小儿子把他带进茅舍，粗茶淡饭招待。来人告诉他，自己是青田知县，刘基赶紧起身，连称草民，拜谢而去，从此不复再见。

意欲远离政治漩涡，仍不免于祸。孟森以史家独有的深邃目光洞察到这一点：“诚意（刘基）之归隐韬迹，非饰为名高也，亦非矫情也，盖惧祸耳。”功成名就以后仍保持“惧祸”的忧危心态，这一点与张良相似，但是张良的急流勇退是成功的——得以善终，而刘基“犹且不尽免祸”。孟森读史至此，感慨不已。

归隐是为了避祸，却不免于祸，是一个悲剧。制造悲剧的关键人物恰恰是刘基不屑一顾的胡惟庸。焦竑《熙朝名臣实录》写“青田刘文成先生”，点到胡惟庸的离间：“初，上礼重之，呼先生而不名，又时时谓人‘伯温吾子房也’。然卒不以为相，封拜亦轻，最后恩礼亦渐薄。人以为中惟庸间云。”所谓“中惟庸间”云云，就是朱元璋听信了胡惟庸的挑拨离间。这时，胡惟庸已经在中书省掌管实权，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悉刘基在皇帝面前说他无能，怀恨在心，指使他的亲信诬陷刘基，说什么刘基会看风水，在一块有“王气”的土地上为自己建造坟墓，心怀叵测。这一招果然奏效，激起朱元璋的猜忌，下旨剥夺俸禄。刘基惧怕带来大祸，立即赴京请罪，并且留在南京，显示自己的清白。

不久，胡惟庸升任中书省左丞相。刘基悲戚至极，感叹道：希望我先前的“劣马驾车”预言不灵验，天下苍生有福了。如此忧心忡忡度日，终于病倒了。洪武八年，朱元璋派人把他护送回乡，不久就病死了。

四年后，刘基的同僚、御史中丞涂节揭发，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刘基在南京病重时，胡惟庸派来医生诊治，服了医生的药后，病情恶化——“有物积腹中如卷石”，显然是中毒了。这一情节在《明太祖实录》中有记载：“御史中丞涂节言，前诚意伯刘基遇毒死，（汪）广洋宜知状。上问广洋，广洋对以‘无是事’。上颇闻（刘）基方病时，丞相胡惟庸挟医往候，因饮以毒药。乃责广洋欺罔，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明确提到刘基是胡惟庸毒死的。

胡惟庸毒死刘基，在《明史》中有多处提到，可谓确证。刘基的长子刘

璘，很有才华，洪武十年受胡惟庸亲信胁迫，投井而死，则是一个旁证。关于刘基被毒死的情节，黄伯生《诚意伯刘公基行状》写得更为具体：

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惟庸以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公遂白于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三月，上以公久未出，遣使问之，知其不能起也，特制御文一通，遣使驰驿送公还乡里，居家一月而薨。

陈建《皇明资治通纪》洪武八年四月条，所写略同：“诚意伯刘基卒。初，上欲相胡惟庸，基谓不可。既而上竟相之，基大蹙曰：‘其如苍生何？’因忧愤，旧疾愈增。时惟庸蓄奸谋，深恶基，乃遣医来视疾。饮其药二服，有物积腹中如卷石。基以白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笃，上御制文一通，遣使送基还家，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岁。”

徐开任《明名臣言行录》写刘基之死也是如此：“胡惟庸既相，公私忧曰：‘吾安敢希言验，如苍生何？’遂悒悒得疾。惟庸阳为修好，挟医往候，饮以毒药。又三月，寝剧，给驿舟护归卒。”

刘基确实是胡惟庸毒死的。这一点，还可以从朱元璋和大臣的谈话中得到印证——“后来胡（惟庸）家结党，（刘伯温）吃他下了蛊（引者按：蛊，音古，原意为寄生虫，引申为毒药）了。只见一日来对我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怛，谅看不好。’我着人送他回去，家里死了。后来宣得他儿子来问，说道胀起来紧紧的，后来泻得鳖鳖的，却死了。这正是着了蛊了。”

值得注意的是，明史专家吴晗考证的结论是：“刘基被毒，出于明太祖（朱元璋）之阴谋。胡惟庸旧与刘基有恨，不自觉地被明太祖所利用。”倘若这个考证正确，那么刘基的悲剧就更令人唏嘘不已了。

看来刘伯温先生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否则的话，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当初母亲曾经告诫他：“自古衰乱之世不辅真主，诂万全哉？”他如果有未卜先知的本领，应该听信母亲的劝告，不去投奔朱元璋，那么他的后半生历史就得改写了。

张岱《石匱书·刘文成世家》对刘基的悲剧有一段评论，写得意味

深长：

刘文成之功大矣，而报轻也。盖文成以术合，亦以术见疑故。文成终其身任情憨直，勿事婣阿，虽明尝不试之药，亦惟冀人主见谅，明己之不终用术数也。若夫神仙导引，在文成岂不知，出此而英雄欺世之语，其在英主疑主之前敢出乎哉？

料事如神的刘基为何“当局者迷”，至死都没有弄明白个中缘由？临死前还把《天文书》交给长子刘璉，叫他服阙过后呈进皇上，不要让后人学习此书。又对次子刘璟透露自己的心声：“胡惟庸必败，我欲奏遗表，无益也。日后上必思我，待有问，当密为我奏。”这份遗表的主旨是：“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为政宽猛当如循环耳，幸圣主留意。”他当然不会知道，此后不久，“圣主”就大开杀戒，先后清除功臣宿将及其家属几万人，丝毫没有“宽猛相济”的迹象，他如果活到了那时，恐怕也在劫难逃。